

巴金之後，釉彩更奔放

陶藝家涂慶賀以創作突破桎梏



採訪／趙瑜玲、楊毓馨
撰文／楊毓馨

「有自信，就不會悲傷。」46歲發病的陶藝家，從創作巔峰跌落谷底，沮喪、逃避盤據了他；幸而在親友及醫師的鼓勵下重拾創作。現在的他，抗病17年，已經摸熟了自己的開關律動，他說生病之後，創作更自由了，還輕鬆自嘲：「我可能是比較天才所以生這種病吧！」

1953年出生於彰化的涂慶賀，退伍後即進入鶯歌陶瓷廠當學徒。師承林葆家與日本技師的他，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鑽研釉彩和陶藝創作。經過十多年的嘗試，其作品陸續在多項重要陶藝盛會嶄露頭角，相繼得到國際當代陶瓷大展、陶藝金陶獎等肯定，更有作品榮獲鶯歌陶瓷博物館永久典藏。

「為什麼是我？」避走他鄉神隱五年

46歲那年，正值創作能量巔峰期的他，卻出現走路無力、步伐幾乎在地上拖行的現象；騎車也無法保持平衡。就醫後初步診斷為靜脈曲張，被要求穿彈性褲襪一年。但穿了三個月仍未見改善，他轉而四處求醫，直到最後才由林口長庚醫院陸清松教授確診為巴金森病。

「為什麼是我？」確診當下，涂慶賀深陷在這裏，不斷自問。極度的沮喪讓整個人失去鬥志，每天的創作計畫都無法進行，最後索性放棄。確診後的頭五年，他完全躲起來不敢見朋友；為了避開熟人的眼光，更找了個離家很遠的工作，每天從鶯歌騎車到桃園南崁擔任保全。在那裡，沒有人認識他，也沒人知道他生病；直到症狀漸漸明顯才離職。

一直陪在身旁的涂太太回憶當時丈夫的沮喪及自己的無助，坦言，兩人常為病情煩躁，有段時間感情似乎也受到影響。再往前回想，遠在發病前5、6年，有一次先生開車去載母親，行駛當中突然出現腦袋一片空白的怪象，涂先生嚇到立即停靠路旁，過了十幾分鐘才恢復。當時有到亞東醫院就醫，卻

查不出是什麼毛病。她說，這也許是巴金森病的前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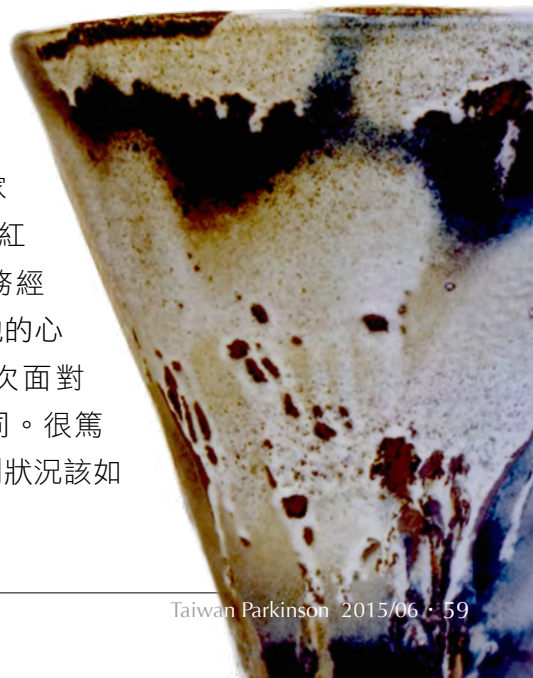
妻子一路相伴 為他學習照護

相互扶持至今的兩人，已能笑談這段往事。這一路走來，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妻子。由於子女都在台北工作，涂太太面對生病的老伴，深知「這條路是我要照顧他陪伴他，不是子女。」

身材嬌小的涂太太原本在畫青花瓷，先生生病後，他一肩挑起照顧的責任，成為一個堅毅的照護者。了解病程發展後，深謀遠慮的她，趁著先生發病前幾年、生活還能自理的黃金期，到紅十字會當了三年的看護，目的是學習將來會用到的照護技巧。

「學習鼻胃管灌食、抽痰、處理排便；協助牙齒不好的病人剪碎食物、吞嚥不好就打泥；有一次，協助處理的傷口，褥瘡竟然嚴重到見骨、長蛆。」這些前所未見的經歷，讓她在服務前三個月爆瘦四公斤，半年後才開始慢慢掌握訣竅，漸漸適應。

去年，
涂慶賀走
路容易跌
倒，她辭掉
工作專心在家
照顧。有了紅
十字會的服務經
驗，「照顧他的心
情就跟第一次面對
病人完全不同。很篤
定，知道遇到狀況該如



涂慶賀釉彩作品

何解決。」她鼓勵病友家屬，與其困在家裡胡思亂想，不如找時間去學習。有了自信就不會悲傷，因為知道往後可能會發生什麼狀況，而有如何應對的心理準備。

配合藥效開關 自有一套作息

隨著病程進展，藥物療效開始起起伏伏，涂慶賀的開關現象愈加明顯。有一次他叫了計程車要外出，不料穿越馬路時正好沒電，就在人行道邊停頓了十分鐘，眼睜睜看著等不到人的計程車揚長而去。

現在，他已學會如何與病相處，與藥效配合。目前他2小時即需吃藥，半小時等待發電。創作時遇到沒電就休息，需要移動又沒人幫忙時，就排椅子摸著前進。他說：「慢慢做，花很長的時間完成一件事沒關係，最重要是一定要動。我一天至少做6個小時陶藝，工作量還算不少，沒電就停，有電

就動，有時半夜還會起來出窯呢！」

因病得福 創作力大爆發

很多人以為生病之後，情況只會越來越糟。但涂慶賀卻因病得福，走過生病初期的黯淡幽谷後，他形容自己「脾氣變小、膽子變大」，創作力反而大爆發！也許經過疾病的淬鍊，他的作品反而能拋開過去的拘謹，釉色更為鮮明奔放，被喻為「釉彩魔術師」；他的「新多彩」系列收藏者眾，新的創作展也在籌辦中。

醫生曾建議涂慶賀接受DBS手術，他打趣回應，他雖然動作不靈活，但心靈自由；腦袋是他的寶藏，他不想亂動，「我擔心腦袋被電一下，我的陶藝就不見了！」涂慶賀以他藝術家的瀟灑、燃燒40年的陶藝火候擁抱巴金森，生病的頭腦，仍然是他的寶貝。

涂慶賀釉彩作品

